

渡江那一夜：一组家书中的渡江战役细节

“钟山风雨起苍黄，百万雄师过大江。”1949年4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，打响了著名的渡江战役，“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”。

在渡江战役前线，人民解放军第30军文工团团长胡士平，给家中父母兄弟写下了多封战地家书，以说家常的方式记录着自己在渡江战役中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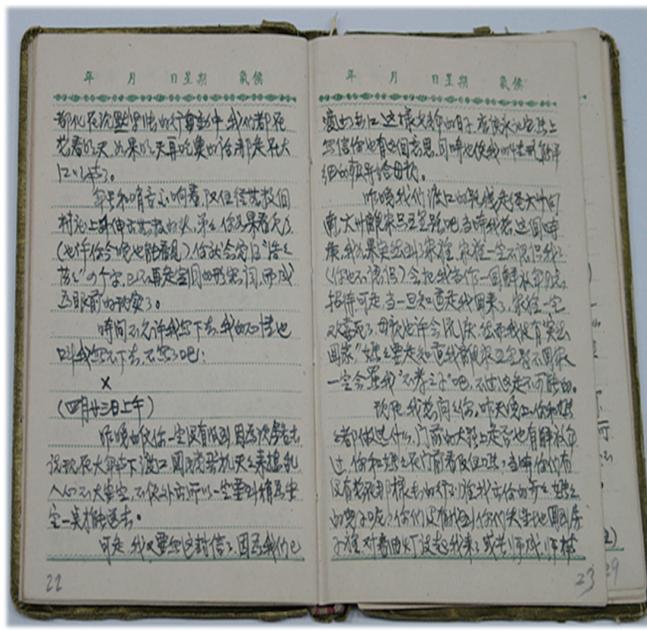
实际上，彻底粉碎“长江天险不可逾越”的神话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在很多文学、影视作品里，都有详尽的描述。与众多渡江战役题材作品不同的是，胡士平的家书亲切流畅，情节生动，十分感人，既是书信，又是纪实文学作品。人民解放军战士既是伟大的，亦是朴素的。七十多年后展信再读，其中记录的历史细节依然让人感动。

以下家书原文节选：
“弟弟，十一年了，自从我离家那一天起，就有坚强的信念，总有一天会回来的！现在是回来了，这能不使人兴奋么！……”

昨晚我们渡江的路线走经六洲向南，六洲离家只有五里路吧。当时我想，这个时候，我突然到了家里，家里一定不认识我了（你也不认识），会把我当做一个解放军同志招待。可是，一旦知道是我回来了，家里一定欢喜死了。母亲也许会流泪，然而我没有突然回家。妈妈要是知道我离家五里路不回家，一定会骂我“不肖子”吧。

现在我想问你，昨天晚上你和妈妈都做些什么？门前的路上是否也有解放军过？你和妈妈在门前看队伍吗？当时你们有没有想在那样长行列里找出你的哥哥、妈妈的儿子呢？（如果）你们没有找到，你们（会）失望的（地）回到房子里，对着油灯谈起我来，或者师成、师师、受华……”

胡士平，1924年3月出生安徽省无为县一个革命家庭。解放战争中，他先后担任新四军二师文工团政治指导员、苏北淮海分区文工团音乐教员、华东十二纵队文工团文艺教员。渡江战役时



渡江战役结束后，胡士平将自己的家书整理为长达40页的《渡江日记》，现为国家一级文物。（渡江胜利纪念馆供图）

任解放军第30军文工团团长。

在书信中，胡士平将这次南下渡江解放江南，称为“南征”。因此将这一段时间的信件起名为“南征记”。他写道：“这次我们南下，是经过了一个艰苦的路程的。”

1949年3月10日，胡士平等人从徐州以南宿县以北的赵小庄出发。出发之前的9日晚上，庄里的群众为战士们召开了一个欢送会。在欢送会上，群众送给战士们三面红旗，祝他们打到江南去。为此，胡士平专门写了一支《辞别歌》：“老乡们，再见吧！老乡们，别送了。你们的心意，我们知道；你们的话，我们已牢记！决心打到江南去，不怕路

途远。长江的水温暖，水温暖；我们一定坚决打过去，把江南的兄弟都解放……”

10日早晨，当地群众放鞭炮，洒泪送行。面对如此情景，胡士平在信中感叹：“在这种场合下，谁能不感动呢！所以在以后的十天行军中，同志们在雨里、在泥里、在病中都熬过去了。我们没有辜负人民的热情啊！”

群众的热情支持为人民解放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。渡江战役前，国民党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，将沿江的船舱的抢、砸的砸，但群众纷纷将船藏了起来。于是，当战争开始后，内河和内湖的

群众，纷纷从芦苇荡里驶出上万条隐藏下来的大大小小的船只，场面蔚为壮观。以至国民党后来也没搞清楚，解放军的船是从哪里“冒”出来的。

为了支援渡江战役，苏北、皖北、中原地区的群众几乎全员出动，倾力奉献，给渡江大军筹粮草、送船只、献牛马、出民工、上战场，做了大量支前工作。总计筹粮30多万斤，筹草50多万担，贡献木料、毛巾、门板各5000多担，还有棉絮4000多斤，基本上做到了应有尽有。大至百万民工大支前，小至每一次送行，军民之关系密切如鱼水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。

就这样，在群众的大力支援下，4月21日，成千上万只木船以排山倒海之势，浩浩荡荡横渡长江，解放军迅速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。4月22日，胡士平和战友们又激动又兴奋，他写道：“今天，是我们伟大的行动中值得纪念的一天——我们渡江了。”当天晚上吃的是鱼，大家偷快极了，“这鱼就是长江的鱼吧”，“如果明天再吃鱼的话，那是在大江以南去了。”

4月23日，胡士平一行渡过了长江，“在太阳刚露红的时候，我们安全的（地）到达了南岸。江南的大地苏醒了。现在我住在渡口的第一个村庄上”。渡江部队登岸后，当地老百姓又为战士们腾房子、送食物、准备生活用品。虽然一夜未合眼，大家都疲得很，脸上都呈现着黄白色，肚子也饿了。要是在平时，这种时候谁也不想多说一句话。可是由于兴奋、激动，战士们都和乡亲们攀谈起来。

胡士平在信中回忆了自己和一位老妈妈的交谈：“一位老太太是这样告诉我廿日夜我渡江的情形：大炮一响，我就知道是你们打过来了，因为他们没有炮啊。我们老百姓都不敢睡了，都爬起来看。一会儿功夫，后面一团火，你们就过来了。有一队人到了庄上问我们：‘什么人’。我说：‘老百姓’。他说：‘大妈妈不要怕’。我心里想，怎么这样和气，真是我们自己的人回来了！”可以看出，对于解放军的到来，当地民众“其兴奋、渴望的情绪，是难以笔述的。”

（摘自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）

周恩来攻克“中国地带”欧洲

中国之外，世界上与周恩来最有缘分的地方恐怕就是欧洲。青年时期，他不仅赴法旅居两年，还游学英国和德国。在欧洲，他不仅成长为革命家，更成长为外交家。也许，与西欧国家发展外交关系，是周恩来最得心应手的业务之一。

“出些难题拖延时日”

铁幕垂下后，世界表面分裂为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，其实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。坐西阵营第二把交椅的英国就对美国明确表示，要在“门内留着一只脚”，荷兰、比利时也赞同英国的意见。1949年10月5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天，英国政府就提议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。

正常来讲，一个新政权最需要的就是世界各国的承认。但毛泽东坚持“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”，中国外交第一要务是与苏联建立战略同盟关系，不要让那些“急于钻进来”的帝国主义国家占据主动。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电告刘少奇、周恩来：“出些难题”思想指导下，中方在联合国席位、英国与中国台湾关系、国民党在港财产等问题上寸步不让，与奉行实用外交的英国僵持不下，一直拖到了朝鲜战争爆发，“一边倒”政策已成定局，中英谈判只能止步。但两国仍然保持非正式的外交关系。

发展“中间地带”

日内瓦会议后，毛泽东在正式场合提出中国外交要结束“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”的阶段，现在要走出去，发展的空间就是“中间地带”。所谓中间地带，既包括亚非拉，也包括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。

1960和1961年，英国二战名帅蒙哥马利两次访问中国，与毛泽东相谈甚欢。在周恩来安排下，蒙哥马利与毛泽东、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多次会面，还参观了许许多多对外开放的中国城市。蒙哥马利回欧洲后去法国拜访戴高乐，建议他有必要与中国发展关系，如有可能，还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。

1963年10月，法国前总理富尔以戴高乐密使

的身份访问中国，行前，戴高乐专程会见富尔委以重任。戴高乐让富尔去跟中国主要领导人接触，但是强调不能先提出建交，一定要让中方先提。

富尔见到周恩来，跟这位曾经的留法学生说了一句明知故问的话：“你是否去过巴黎？”周恩来知道对方的意思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是啊，40多年前的事了。”富尔接着说：“是时候再到巴黎了。”强烈暗示周恩来，你来法国访问吧，咱们建交吧。

中国与西欧一直以来奉行的是毛泽东多次强调的不主动政策，周恩来也不捅破窗户纸，吊足了法国人的胃口。其实，中方也做好了让步，富尔以私人身份访华，周恩来却安排他住在钓鱼台国宾馆。最后，还是富尔忍不住先向戴高乐亲笔写信交出，正式提出建交。

与施罗德谈了5个小时

西欧国家中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最疏远的恐怕就是西德，法国与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，促使务实的西德人后来居上，进军东方。原西德外长施罗德首先放出试探气球，周恩来建议以外交学会名义邀请施罗德访华。1972年7月，施罗德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。施罗德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。周恩来很擅长运用生活经历拉近双方距离，他谈起自己50年前居住在柏林康宁大街，是一个位于第五层楼的前居屋，没有电梯，附近有湖。

他还提起了“柯尼斯堡”，说“我从未用过加里格勒这个名字，将来也不会用”。柯尼斯堡曾是西德人甚为骄傲的文化古城，原普鲁士国首府，哲学家康德的出生地。二战后这座城市被苏联占领，改名加里格勒，“柯尼斯堡”成为德国人心头之痛。这个禁忌之名从中国总理的口中说出来，令西德媒体大为感动。施罗德说：“我是和一个非常熟悉德国的人谈德国，这就是这次交谈真正吸引我的地方。”

1972年10月11日，中国与西德签署建交联合公报。在此前后，中国与意大利、奥地利、荷兰、比利时、冰岛等欧洲国家建交，并与英国结束半外交关系正式互派大使。（摘自《国家人文历史》）

延安这样庆祝日本投降

“日本无条件投降了！消息像闪电，划过黑夜的天空，人们从各个角落涌出，向街上奔走，向广场奔走。日本投降了！没有比这更动人，更美丽。有人在点燃火把，有人在传递火把，有人举着火把来了。”这是诗人艾青发表在1945年8月14日《解放日报》上的《人民的狂欢节》中的诗句。

1945年8月10日晚，延安清凉山上的新华通讯社接到日本向同盟国乞降的消息，新华社的窑洞里一片沸腾，他们立即将胜利的消息报告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。时任《诗刊》主编的艾青也是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一消息，心情非常激动，连夜写出了诗歌《人民的狂欢节》。

1945年8月15日晚，延安到处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，灯火辉煌，欢呼声此起彼伏。霎时，鼓乐喧天，无数火炬照亮了巍巍宝塔山和波光粼粼的延河水。机关干部与群众的乐队、秧歌队、腰鼓队纷纷走上街头，尽情地欢呼、歌唱。人群中一个卖水果的商贩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，把筐中的水果抛向空中，大声喊道：“不要钱的胜利果，请大家自由吃呀！”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。这天晚上，延安的灯火彻夜通明，庆祝活动通宵达旦。人民庆祝胜利的狂欢情景感染了作家萧三他在《延安狂欢夜》中描写了当时的情景：“我还守着一盏残灯，山沟里死一般地寂静。忽然山上山下，人声非常嘈杂，又听锣鼓喧天，有人甚至乱敲铜盆，有的用力吹喇叭。整个延安起了骚动，男女老少涌出窑洞。延河两岸青山，灯火漫天通红。……人似潮水流向街头，旗帜招展在星空。人们舞火炬，扭秧歌，喊口号。人们只是叫，只是跳，只是笑。卖瓜果的争着送给人吃，你给他钱——无论如何不要。叫喊中间一声特别响亮：‘日本要求无条件投降！’人们觉得自己的血在沸腾，人们忘却了整天工作的疲困……”

那段时间，《解放日报》副刊连续几天刊登了庆祝抗战胜利的诗歌，如发表在1945年8月19日《解放日报》上鲁黎写的《黎明的信号》：“啊！兄弟们，姐妹们，让我们紧紧拥抱，让我们热烈的相爱，让我们生命溶在一起，让我们举起这生命的火把，更高地举起这血的火把。更高啊，更高啊，向天上，向天上，把红色的太阳点燃起来。”炽热如火，热情浪漫，情景交融。作家萧三在看到人民狂欢的情景时，更显得理智，想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会发动内战，抢夺胜利果实，提醒人民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，用战斗来保卫我们的胜利成果。他在《胜利到来了！但我们绝不能忘记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同志们，全中国的人民们，我向你们说——这胜利的果实，是我们底（的）啊，只有我们才是它底真正主人，绝不是狼底（的）所有！从战场上还不要缩回我们战斗的（臂膀）吧！”（摘自《今晚报》）



“黄瓜苗在哪呢？在可心家的大棚里吗？”

“在镇上，有专门养黄瓜苗的大棚呀。整整一棚，全是绿油油的小苗苗。我们把那些小苗苗买来了，种在咱家棚里，慢慢长，就开花了，就长出黄瓜来了呀。”金丽春微笑着，望着女儿花一样的小脸，心中满满的幸福。

“嗯，真好！”豌豆嘟着小嘴，跳了个高，“等咱家大棚建好了，种上小苗苗，爸爸就回来了，是吗，妈妈？”豌豆歪着小脑袋，问。

“对，你先在一边玩，一会我们回家吃饭。”金丽春说着，又低头干了起来。

“妈妈，告诉你个事，你谁也不能说呀。”豌豆神秘地凑到金丽春跟前。

金丽春诧异地看着豌豆，点了点头。豌豆凑到金丽春跟前，对着金丽春的耳朵，轻声说：“妈妈，奶奶说，你不要我了。”豌豆说着，噘起了小嘴。

金丽春愣了一下。

“奶奶说，你妈妈让那个大棚把魂勾走了，不要咱们了。”金丽春一把把豌豆搂在怀里，放声大笑起来。从城里回来后，金丽春还从未这样开心地笑过。

晚上，明德来电话，金丽春把大棚的进展情况

跟他说了。明德说：“丽春，千万别累着。过些日子我就回去了，等我回去再建也不迟嘛。”

金丽春说：“那可不行。晚几个月，就晚一季呢。等你回来的时候，咱家棚里的黄瓜该上市了。你回来了，就每天往镇上的批发市场上去运黄瓜吧。大家家就是这样的，每天早晨都往批发市场上去运黄瓜。你猜小丽咋说，她说，大力每天拉出去一车黄瓜，换回来一个汽车轱辘。”

“汽车轱辘？”明德愣了一下，马上反应过来，他说：“哦，那么厉害呀！”

从发生了那件事以后，每次打电话，金丽春都觉得跟明德没什么话可说了。通话中，经常会有或短或长的空白。这次，他们却说了很多话，大都是和大棚有关的。这中间很少有停顿和沉默。若不是明德说那边有人找他，也许他们还要一直说下去。

大棚的墙体垒好了，一道道铁丝也拉上了。金丽春又找人把电拉了过来。因为和大力家的棚离的不远，接电也容易。镇上正鼓励建大棚，村干部正愁着完不成任务呢。村里领导见金丽春家建起了大棚，很高兴。能帮忙的，村里就尽力帮着做。

黄瓜苗也订好了。前几天下了一场透雨，只等墒情合适了，就把瓜苗运过来栽种上。

马车在滩里胡乱转着转着，不定啥时就转到这里来。反正他平时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曲着条胳膊，到处瞎转。转到有年轻女人的地方，就或咸或淡地聊一阵子。庄稼长起来的季节，他有时会顺便跟那个女人钻进玉米地或棉花地里，完事了，身上的土都懒得拍一下，就又朝别处转去。

不知马车是真的想改邪归正了，还是怵了金丽春，或者是根本就打算在金丽春身上浪费时间了，反正他没有再对金丽春有什么非分的言行。马车转到金丽春的大棚跟前时，会停下来，有时问问建大棚或种黄瓜的事，有时又会问金丽春有没有帮他物色到合适的女人。他说他想成家了，做梦都想有自己的老婆孩子。

金丽春应着，答应有合适的一定帮他介绍。在苇子圈，上了年纪的人都骂马车是祸害，没人愿跟他说话。开始的时候，马车见了滩里的老人们，也想主动说点什么，毕竟祖祖辈辈都在这滩里住着，但老人都是亲戚连着亲戚的。但老人们不愿意理他，马车的脸刚送到半路上，老人就转过了脸，背过了身，有时，还转头冲地上狠狠地吐上

两口。马车脸上准备好了的笑，便猛地停在半路上，凝固了，然后“啪”地落在了地上。

马车碰了几次壁后，就不再尝试跟老人们招呼。开始时，对面对遇有老人走来，或者街上有老人在聊天，他会转弯、避开。后来他不避了，越是有老人的地方，他越是往那里走，曲着那条残了的老腿，眼睛望着天上的某一个地方，目不斜视地从老人跟前走过。没有了与老人们的寒暄，马车的精力，便都用在与滩里那些留守女人的周旋上。

特朗普支持者于1月6日攻占美国国会大厦的场景震惊全世界。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政治斗争中最激烈的场面之一，但远非美国国会大厦首次遭到暴力威胁。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，国会大厦曾经不止一次遭遇过各种袭击。

1814：英军报复之火

1812年，美国抓住欧洲陷入拿破仑战争的机会，发动入侵加拿大的战争。当时，英国深陷欧洲战场无法提供加拿大有力支持，美国很快攻入加拿大，甚至一度攻占首府多伦多，放火烧毁当地议会与民房，抢走执政权杖，最重要的是还带走了英国在加拿大的标志——金狮子。

狮子可是大英帝国的图腾，英国皇家徽章上就采用金狮子和独角兽的图案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没过两年，英军在来比锡战役终结了拿破仑百战百胜的神话。腾出手来的英国人，在1814年发动了对美国的反击。

在当年8月为阻止英军向华盛顿推进而爆发的布莱登斯堡之战中，8000名美国民兵硬是没打过2000人的英国远征军。美军四下溃散，一场团级规模战斗的失败，就此决定美国首都的命运。

1814年8月24日，满怀复仇情绪的英国军队占领了华盛顿。为报复美军先前的多伦多劫掠放火的行为，英军指挥官对英国皇家工兵团下令，焚毁美国首都的公共建筑，包括美国总统大厦（那时候还不叫白宫）、国会大厦、财政部和船坞等，都在焚毁之列。

国会是从南侧被点燃的。杰弗逊总统退避时曾把自己的3000册图书捐赠给国会，并建立了图书馆，如今它们成为最好的助燃物，烈焰冲天，火灾很快就发展到了国会大厦北侧。好在英军对华盛顿的占领只持续了26个小时，两天后，一场暴雨阻止了国会大厦的彻底毁灭。大火之后，人们惊讶地发现，被烧的华盛顿建筑很多没有倒塌，经评估后认为修复比新建要便宜得多。总统麦迪逊返回华盛顿，很快便拨款50万美元，重修国会大厦等建筑。

1814年这场大火，是美国自独立以来至今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首都被占领，而且国会大厦等主要建筑惨遭焚毁。在英国人的心里，历史的这一页也没有翻过去。2014年英国驻美大使还举办了一个“庆祝火烧白宫200年”的活动，并称目的是“纪念英美两国200年的和平友谊”。这一番逻辑自然引发了不少美国网友的白眼。

1954：国会大厦的枪声

1954年3月1日，4名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策划并实施了美国国会大厦枪击案。领导这次袭击的，是波多黎各一名女裁缝洛丽塔·勒布朗。波多黎各是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自治邦，距离迈阿密大约1000英里。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时，美国控制这里，并镇压了波多黎各民族解放运动。1937年，波多黎各庞塞市举行争取独立的示威游行群众，那一年洛丽塔刚刚18岁，她亲眼看见美军对游行群众的屠杀，仇恨的种子因此深深埋下。

愤怒的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诉求非常直白，他们要求波多黎各独立。因为波多黎各人虽然是美国公民身份，但不能投票选举总统，也不能推举在国会中有投票权的代表。1950年，美军再次武力镇压了当地民众的独立运动。彻底对美国失望的部分激进分子决定对美国国会大厦这个标榜“自由和正义”的地方发动袭击。他们以访客名义混进国会众议院，随后扬起波多黎各旗帜，高喊“自由波多黎各”，并向议员们连开了大约30枪，造成5名国会议员受伤。洛丽塔·勒布朗被押时高喊：“我不是来杀人的，我是来为波多黎各而死的！”

在这起枪击案中，4名波多黎各枪手被判入狱，其中勒布朗被判50年徒刑，而其余3名男子则因谋杀未遂和其他指控，被判处75年监禁。1977年，时任美国总统吉米·卡特为了弥合矛盾，为他们4人减了一次刑，并在1979年赦免了另外3名犯人。

枪击案的最后一名成员米兰达于2020年3月去世。他终其一生为波多黎各的独立而奋斗。2016年他对《纽约时报》记者说：“62年后，我不后悔。”

爆炸、枪击和斗殴不断

美国国会大厦遭遇的危机远不止这些。在200多年的历史中，围绕它的爆炸、枪击事件足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，其内部也不乏议员之间的激烈斗殴。

国会大厦见证了美国历史上首次有人企图暗杀总统。1835年，时任总统杰克逊刚完一名国会议员葬礼，打算从国会大厦离开时，英国移民、失业油漆工理查德·劳伦斯突然冲他开枪，幸运的是攻击者的手枪突然哑火，当他又用第2把手枪开火时，却没有击中目标，刺杀失败的袭击者，最终被周围人扑倒。

国会大厦内部也曾经上演过议员之间的“全武行”。1856年，废奴主义者参议员查尔斯·萨姆纳发表了一次批评奴隶制的演讲后，遭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布鲁克斯的毒打。萨姆纳被打成重伤，直到3年后才完全康复，布鲁克斯因此引咎辞职。1860年，支持奴隶制的国会议员用手枪和棍子，威胁反对奴隶制的国会议员……据不完全统计，国会大厦先后见证了70多起议员之间的暴力斗殴事件。相比之下，今天的美国议员们已经没有过去那么“武德充沛”。

爆炸案也时常和国会大厦结缘。一战爆发的第二年，1915年7月4日，哈佛大学前德语教授埃里希·曼特（德裔），在美国参议院接待室引爆了3根雷管，好在事发时已是午夜，当时周围没有人，并未造成伤亡。他后来解释称，尽管当时美国官方对欧洲战场保持中立，但美国金融家暗地里援助英国，他对此感到难以控制的愤怒。

50多年后，1971年3月1日，“地下气象员”组织为抗议美国对老挝的轰炸，在国会参议院一楼洗手间引爆定时炸弹；1983年5月19日，一枚炸弹在参议院走廊爆炸，事后7名的“抵抗明谋组织”成员被捕，他们声称是为反对美国在格林纳达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。这两次爆炸案都没有造成伤亡，但导致了数十万美元的损失。

美国国会大厦内部的枪击案，更是屡见不鲜。1998年，武装袭击者小拉塞尔·尤金·韦斯顿冲过美国国会大厦安检，冲向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·德雷的办公室。他先后打死了2名国会议员。幸亏警员吉布森临死前拼死还击，打伤了韦斯顿，阻止了他继续行凶。

2021年1月6日，特朗普支持者“攻陷国会大厦”标志着美国国内族群撕裂达到新的高峰。诚如美联社所言，这些大大小小的袭击事件，也在不断嘲笑着美国国会大厦众议院议事厅主席台上的题词——“联邦、正义、宽容、自由、和平”。（摘自《环球时报》）

美国国会大厦，多灾多难二百年